



谷雨之前采宋茶——读《宋茶》

甘武进/文

中国茶史上最出名的人物陆羽，被尊为“茶圣”。“可是，宋朝人却不怎么把他放到眼里。”翻开《宋茶》这本书，我们听听宋朝人如何评价陆羽——北宋大臣蔡襄说：陆羽泡茶的时候，把水烧得咕嘟嘟冒泡，水泡的形状跟蟹眼似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水泡一旦大如蟹眼，那水就老了，就不适合泡茶了……其之所以胆敢瞧不起陆羽，是因为他有幸生在在了宋朝。宋朝的国力不一定比唐朝强盛，但宋茶却一定比唐茶讲究得多，甚至比现代的茶都要讲究得多。

此书是李开周以宋代茶道为主题的、具有科普性质的著作。分“瞧，这才是宋茶”“采茶”“做茶”“喝茶”“宋茶的来龙去脉”等部分，就茶在宋朝的品类、程序、背后文化做了解读，以宋朝为主轴，对古今的茶道做了说明对比。宋朝人喝茶，喝的是“点茶”；宋茶真的非常好喝，同时又非常单纯；除了好喝，宋茶的品相也相当可爱……全书文字浅显明晰，诙谐生动，再现了松谷山人吉村、木孔阳的精美画作，将离我们远去的一个朝代通过茶叶这个媒介，轻松勾勒出来。

书中说，宋朝只有绿茶。现代制茶工艺有“萎凋”和“发酵”两个环节，宋茶则没有。现今存世的所有涉及制茶工艺的宋朝文献都没有提到萎凋和发酵，相反的，像《大观茶论》《苕溪渔隐丛话》等记载宋茶工艺的文献，倒一再强调制作宋茶要“朝采即蒸，即蒸即焙”，“使黄经宿，香味俱失”，意思是当天采摘、当天杀青、当天烘焙、当天包装，一天之内就要把新鲜茶叶变成可以出厂的成品茶，如果等到第二天才做成，就会损失一部分茶香。由此可知最后出炉的成品茶只能是绿茶。

宋茶在选料和制作工艺上跟现代茶有很大区别，对采茶的要求很高。如制造贡茶的茶叶必须是顶芽未开的嫩叶，茶工们将其分成“小芽”“中芽”“紫芽”三个级别。小芽堪称特级茶叶。可宋朝人精益求精，匠心独具，在特级茶叶之上又“发明”出一种更加高级的制茶原料：水芽。《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宣和庚子岁，漕臣郑公简始创为银线水芽，盖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

宋朝人喝茶的方式很奇妙。他们从不洗茶，第一泡茶不倒掉，端茶碗就喝；当时喝茶的容器不是茶杯，而是茶盏，茶碗有碗托，却没有碗盖，所以宋朝不流行盖碗茶；有些技艺高超的宋朝男士，可以在茶汤上画出画来，写出字来，犹如现代咖啡馆里那些在拿铁咖啡或抹茶上绘制精美图案的拉花师。在宋朝，这门技艺被称为“茶百戏”，又被称为“分茶”。宋初大臣陶穀在《清异录》中写道：“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细如画，但须臾即散灰，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茶好喝，喝好茶。宋朝人不喜欢茶的苦涩味，他们追求“甘、香、厚、滑”，即兼具清甜、清香、醇厚、细滑这四种口味的茶汤。绿茶的制作，就需要尚未开面的嫩芽做原料，所以采摘宋茶的最佳时机自然在于农历二、三月份。南宋王观国《学林新编》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共次则火前，谓寒食前也；其下则雨前，谓谷雨前也。”还有哪个季节的茶能满足宋朝人如此高大上的偏好呢？当然是谷雨之前了：谷雨之前采宋茶。

唯以不永伤——读《候鸟的勇敢》

张明辉/文

读迟子建的文字，总有一股清新脱俗的味道，少有人间的烟火气。其笔下的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故事里人物的情感纠葛，却有难以言说的隐喻和伤怀之美！

《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是个中篇，却是迟子建中篇小说里篇幅最长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北的瓦城，以及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故事主人公张黑脸，早年因去山林扑火昏死过去，等他醒来后，便失去了很多记忆，因此，在人面前呆头呆脑，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有只白身红腿黑翅的不知名的大鸟在落难时救了他，从此他便爱上了有翅膀的鸟儿。春夏秋冬时节，张黑脸总要打点行装，去管护站照料候鸟。

金瓮河的夏候鸟，以各类野鸭居多，还有些布谷鸟、鹌鹑和夜莺等，这一季，多了一个品种——东方白鹳。后来张黑脸才知道，那只救他的大鸟就是东方白鹳。张黑脸是良善友爱之人，他对鸟儿的照料尽心尽职，甚至超越了他的职责。与之相反，候鸟管护站的站长周铁牙却很贪婪，他仗着外甥女在林业局当副局长，才得到这个美差，他视管护站为其敛财的工具。因此，周铁牙偶尔会假公济私，偷捕几只野鸭上下打点。

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可以说是一个风景绝佳、偏安一隅的所在，与之对应的是隔河的松雪庵，庵里住着三位尼姑：慧雪、云果和德秀。她们貌似在庵里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却

各有各的际遇和因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闲有钱的瓦城人其实也跟候鸟一样，冬季到南方避寒，春夏之交才回到瓦城避暑。因此，他们每年就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如此一来，瓦城人便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候鸟人和留守人，生活方式的差别和生活品质的悬殊使他们之间隔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我眼里，瓦城其实就是个现代的乌托邦，瓦城人的言行举止类似于寓言故事。

候鸟管护站尽管地处偏僻，远离了瓦城，远离了人的聚居区域，却受人的行为与法则的支配。比如周铁牙偷捕野鸭进城送礼，营林局长蒋进发为拍摄候鸟入住管护站，石秉德为深入研究候鸟离群索居。都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机构和权力运作的秘密。

在迟子建笔下，瓦城人是魔幻的。瓦城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却又时不时地传播着荒诞不经的话题。如张黑脸扑火昏死而被神鸟相救。德秀师傅因为三次嫁人而被传为克夫，走投无路，落发为尼。瓦城人为了赚钱而疯狂地将山里的达子香采空。禽流感事件，林业局邱局长的父亲和富商庄如来因为吃了周铁牙送的野鸭而丧命，在瓦城传得满城风雨，充斥着荒诞离奇的色彩。检查站老葛因为手里掌握了周铁牙偷猎野鸭的证据，进而以此相要挟，要求其为女儿找个好工作，以此改变家庭命运。瓦城人演绎着候鸟神话，直到出动国家机器辟谣。凡此种种，使故事触及人的幽暗内心，得

以体察底层小人物苦苦挣扎的命运。

在我看来，张黑脸与德秀师傅之间的情感纠葛，恰是迟子建埋下的伏笔。它就像一团火，照亮了真实的人性。书中是这样描写一对野鸭的亲情，“它们展开羽翼，互打招呼，缠脖绕颈，耳鬓厮磨，似在诉说无尽的相思，看得张黑脸耳热心跳，手臂也跟着扇一扇的，似在共舞。”正如张黑脸与德秀师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世俗伦理来说是不道德的，而放在无拘无束的自然界，又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德秀师傅在热恋中迷失了自我，她不时自责，却不囿于命运的束缚。在迟子建笔下，她寄予了同情与热望，却不忍扑灭这团欲望的火焰。她借写德秀师傅观察蝴蝶自悟的文字表达自我的立场，“如此说来，它们风华正茂时尽情欢娱，等于积攒死亡的勇气，有啥不可饶恕的呢？”张黑脸决定明媒正娶而遭女儿张阔反对，却决意为受伤的白鹳留守在管护站照料，因而推迟婚期。这样的赤子之心，弥足珍贵。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为两只在风暴中落难的白鹳人脸，“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十指流出的鲜血，滴到它们身上，白羽仿佛落了梅花，它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殒衣，归于尘土了。”这样凄美的描写，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可见，迟子建是将这对东方白鹳视为彼此守护的爱人，更视为勇敢者的化身，在现实中痛失亲人之后，她的情感会不自觉地流露，令人痛惜，更令人伤怀。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在历经寒暑，积蓄力量之后的自我宽慰。现世安稳，唯以不永伤！

难搵英雄泪——读《辛弃疾传》

赵佩蓉/文

他善武。“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匹马貂裘，领导抗金义军，渡江南下，书写喋血传奇。

他擅喝。“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得意时以酒壮怀，失意时以酒言悲。

他会玩。“东风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带湖庄园，其纵干有二百三十尺，其横八百有三十尺。更有红粉佳人“娇痴却妒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些”。

他能写。留下六百多首诗词，言慷慨豪壮的英雄之志，抒壮志难酬的忧愤之情。

他无疑是宋代的一位大拿，武能策马定天下，文能提笔著诗词。他是辛弃疾，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时代大环境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辛弃疾的一生注定悲剧。1140年，距离北宋败亡13年，辛弃疾出生于被金人占领的山东，祖父辛赞是金国朝廷官员。二十二岁，金主举兵南侵，辛弃疾初露头角，率领上万忠义军自山东南渡。一到淮南，部队便被解散，他被委任江阴做个签判小吏。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作《美芹十论》，慷慨论战，上书孝宗，主张北伐。遗憾的是，军事力量上的南弱北强，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当然也不排除辛弃疾所处的南宋时代。南北对峙期间，南方依靠天然屏障和文官政府的稳定统治，只能处于守势，即使偶能出兵北伐，也从来没能统一中国。军事上南方完全不具备征服北方的实力，政治上乃是文人政府，主战很难成为朝野主流，君主耽于享乐，更喜欢偏安议和。朝廷已无兴兵之念，哪里还有辛弃疾的用武之地？

辛弃疾命运淹蹇，当然还有身份原因。他是归

正北人，朝廷对他心存戒备，起而又黜，罢而又用。一方面朝廷用他，出知滁州，一度成为封疆大吏，先后任湖北、江西、湖南等地的地方职务，让他治理荒政，整顿治安。另一方面，朝廷防他，四十出头，因“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遭遇弹劾被罢官，只得归隐带湖。以后二十多年里，他两度复出，又两度罢官，赋闲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人仕不过三五年而已。

辛弃疾命运淹蹇，当然也有性格原因。他做事不循常规，为人桀骜难驯，“不为众人所容”，被南宋本土官僚集团所排挤，“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同僚对他也有不满嫉恨。一经弹劾，就像疾风摧劲草，必然倒下。更关键的还是政治原因，他一生都是死硬的主战派，他倾尽所有力量所有生命，就是要渡河北伐。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长安。而在他的仕宦生涯里，大多数时间政坛被主和派把持，即便所谓主战派韩侂胄当政，韩侂胄的意图无非是利用北伐巩固自己的地位。道不同不相为谋，辛弃疾仍与其格格不入。他看不起韩侂胄，曾直言：“侂胄岂能用辛弃疾以立功名者乎？辛弃疾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

1203年，辛弃疾被朝廷再度起用，先授浙东安抚使，其力辞。后授兵部侍郎，亦不就。1207年，辛弃疾在铅山含恨而终。

一个英雄生活在动荡怯懦的时代，无疑是悲哀的。但是，辛弃疾没有被悲剧性的命运打垮，终生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理想主义。中国历史上，行伍出身，最终以文为业，成为一代词家的唯有辛弃疾。完成词作的工具，不是笔，而是刀和剑。哪一个词人有“醉里挑灯看剑”“剑指三秦”的亲身经历？所以，他的词自有凛然之气和磅礴之势。他的词，不是用墨写得，而是用血和泪溅得。一个老臣，一次次表白，一次次哭诉，一次次被弃，所以，他的词自有回肠荡气的凄婉。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这首词做于1174年，辛弃疾南归已经十多年。词人空有统一中原的鸿鹄之志，却没有施展手脚的机会。词人登高临远，但见楚天寥廓，长江滚滚，秋色空阔。纵目远望，山如簪髻。一切景语皆情语。山黛满面愁容，只加重词人心中的忧愁和愤恨。再北望，大片的中原故土蹂躏在女真的铁蹄之下。国势危殆，而自己心有余力不足。乡关之思，家国之恨，英雄热泪，谁能搵取？

辛弃疾是宋词豪放派的翘楚。豪放的词句中，少有修辞委婉细腻柔美的。这首词，明明写的是家仇国恨，但是写群山形如美人玉簪，形如美人发髻，极尽缠绵婉转。一味的柔美会削弱力量。笔锋一转，忽然拔出吴钩，看剑刃雪亮。忽然猛拍栏杆，一吐悲愤！最后却又回归情致悱恻：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这首词，抒情由浅而深，由淡而浓，骤雨狂潮之后，归于吁叹，这就是辛弃疾词的雌雄同体，由此生发出的悲怆与柔美，自是苍生所未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把生命中最壮美的理想和最细美的悲哀都融到词里。“菩萨蛮”这样的细腻小令却写出了天风海雨的气势。隆阜郁然，孤起平地，台下赣江奔激喧响，起笔突兀，可感词人磅礴之激愤。金兵猖狂，国耻未雪，词人心里，滔滔江水如泣。如剑客辞行，远望长安，无数山楚楚可怜。《说文》言，怜，哀也。这可怜也是可惜、可叹：青山遮不住东

流水，青山遮不住壮志，但壮志毕竟付诸东流！血尚沸腾，心已破碎。词人的愁郁像暮色一样深重，像江水一样苍凉。“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山深闻鹧鸪声声。词作戛然而止。诚如缪塞所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理想成就壮志，现实销蚀壮志。辛弃疾将幻灭抑制为叹息，使叹息升华为悲壮，在悲壮中倾注柔情，他的词生发出不可思议的情感冲击。正是：斂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在南宋词坛独树一帜。

